



宁可游于艺术,不可迷于游戏



时常见年轻人手持特种面板的手机在玩游戏,或在地铁上或在公交上。如今游戏俨然成为一种产业,探究游戏的起源与本质,并进而深刻理解游戏存在的理由以及我辈对其应持的态度,或许对众多游戏爱好者或参与者有所裨益。

游戏的起源可谓早矣。看动物世界得知,小动物在出生后便开始跟父母或兄弟姊妹嬉闹,可见游戏堪称动物的本能。据说在远古时代流传着一首叫做“击壤”的歌,歌词很有名: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力于我何有哉?”五句歌词描写在唐尧时代天下太平和谐,人们勤于劳作无所纷争。在尧舜那个大同世界里,人们唱歌不忘游戏,“击壤”就是典型的一种远古游戏。据考证说,击壤游戏是这样的:先找一块长三尺的木头,斜插在地上,然后在三四步远的地方,人们手持土块去打这块木头,看谁打得准狠。这让我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青岛,不也曾流行过打木头的游戏吗?

我总觉着游戏和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历史上曾有一种理论认为,艺术就是起源于游戏。德国诗人席勒曾说,人受感性冲动和理性法则的约束,只有在游戏中才能摆脱这两类约束实现身心自由,并发散个体的过剩精力。在这一点上,游戏和艺术还真有相通之处。古希腊还有一种理论,认为艺术起源于模仿,所谓“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,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,从天鹅和黄莺

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”。仔细想想,下围棋、打麻将,何尝不是对世界的抽象模仿呢?可见,游戏与艺术如影随形,在发生学上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。

话虽如此,游戏毕竟不是艺术。老祖宗早已看到这一点。周朝初年,西方邦国上贡了一只大獒,这时召公告诫周武王,要防止“玩物丧志”,远离那些斗鸡走犬的游戏。当然游戏也并非一无是处。孔夫子曾说,有些人“饱食终日,无所用心”,这些人可以去玩玩“博奕”的游戏,至少比闲着啥都不干要好。孔夫子说这话并不是鼓励大家玩游戏,而是劝戒多干正事儿,实在无聊了则不妨游戏一下。孔夫子还曾提倡大家要“游于艺”,学会在艺术当中涵养性情。综合起来看,尽管游戏与艺术有好多相通之处,先贤们还是鼓励大家在正业之外,宁可优游于艺术当中,不要迷失于游戏世界。

艺术和游戏,果然都出自人类的天性,先贤们并未一味拂逆人们游戏的本能。《礼记》中有一篇名为《投壶》的文章,罗列了宴会中主宾双方用箭往壶中投放以定胜负的细则。尽管这仅是游戏,但是先贤们还是给投壶注入深刻内涵,司马光就解释说,投壶游戏能传播中庸思想——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,持箭投壶投远了或投近了都不能够投中,只有投得正好才行,所谓秉持中正之道。唐朝人喜欢玩游戏。李商隐诗“隔座送钩春酒暖,分曹射覆蜡灯红”,其中“送钩”是一种用手藏钩

的游戏,与青岛本地猜火柴杆儿的游戏有些类似;“射覆”则是毛巾底下藏物让人猜的游戏,老戏法儿里面就有。宋朝人也喜欢玩游戏。欧阳修被贬到离南京很近的安徽滁州,写下了著名的《醉翁亭记》:“射者中,弈者胜,觥筹交错,起坐而喧哗者,众宾欢也。苍颜白发,颓然乎其间者,太守醉也”。射是投壶一类游戏,弈当然就是下棋。

这世界变化快。当今各种游戏正变换着花样,通过各种方式显现在人们面前,再加上现代化的声光电,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不少精力。有玩消消乐的、有玩网游的、有玩本土够级保皇的,除非你不用手机,否则真难以忽略游戏的存在。庄子曾经讲了一个故事,说一个叫“臧”的人和一个叫“谷”的人一起去放羊,结果两人的羊都丢了。问其原因,“臧”说我在读书,因此羊丢了;“谷”说我在玩游戏,因此羊也丢了。如果咱只有这两个楷模可供学习,那还是奉劝大家以学“臧”为主,偶尔效仿一下“谷”。不过不管是学习还是游戏,都别弄丢了羊,那才是生活的根本。

文/许秉智



青岛“知了”的那些事儿

青岛风物



更多内容
扫码关注查阅

正是盛夏三伏天,知了扯着嗓子咏唱着青岛之夏。唐诗中说的“高柳乱蝉嘶”,正是这个季节。知了不仅可聆听它的叫场,它的蛹还可以吃,正成为餐桌上的新宠。“粘知了”这种游戏,更被老青岛人所熟知。一起聊聊青岛人生活中有关知了的那些事儿吧。



这是最常见的蠶蟬品种。

说方言: 青岛话里的读音,正规的写法是“蠶蟬”

知了就是蝉。蝉是个文雅的名字,在《诗经》里又被称作“蜩”,诗经中有一句叫“五月鸣蜩”,意思是阴历五月蝉开始鸣叫。后来蝉被称作知了,应该是拟音词当名词来用。

在青岛及周边地区的方言中,知了都被称为“jié liáo”。至于这两个字怎么样,也没有个定式。有写作“节流”的,有写作“节柳”的,还有写作“节柳”的等等。其实这都是从声音上模拟的字,因此也是不正规的写法。查阅典籍得知,这两个字的正确写法应该是“蠶蟬”,音读为jié liáo。

“蠶”字在我国最早的字典《说文解字》里就有,解释为小的蝉。这个字下面是虫,表示这是一种昆虫。上面左边的雀字,显然也是代表会飞的动物,上面右边的戈字,则代表当时的古音。

我国最早的词典叫《尔雅》,清朝给这部词典作注的郝懿

行,是烟台栖霞人。他在解释《尔雅》的文字中说,蝉这种昆虫,烟台一带就叫“蠶蟬”。据此可以证明,青岛方言里的知了,正确的写法就是“蠶蟬”。知了的幼虫也就是蛹,青岛方言里叫“蠶蟬蛹”。魄这个字也有来历,古籍的解释就是蛹,有人将“魄”写成“龟”,看来没有根据。

聊美食: 餐桌上的“蠶蟬魄”,多数是养殖的

这些年炸金蝉,或者叫炸“蠶蟬魄”,成了餐桌上的美食,在好多饭店里都有这道应季菜。一般是由盐水浸泡后再炸制。哪来那么多蠶蟬魄呢?原来如今的蠶蟬魄基本都是市郊养殖户养殖的。

记者了解到,在郊区的平度市,养殖蠶蟬魄的比较多。从养殖到送至餐桌,需要多个步骤。先要营造蠶蟬魄的生活环境,蠶蟬的生活需要柔软的树木嫩茎,杨树和柳树的嫩茎是最适合它产卵的枝条。其次是剪取产上卵的枝条。每年的九十月份,养殖户就要到树林里剪卵条。当年剪到的卵条,一般要到第二年才能用,中间的这个过程叫越冬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幼虫成长为成虫。这个过程很漫长,一般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。法布尔在《昆虫记》里说,“四年黑暗中的苦工,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”,确实如此。收获蠶蟬魄一般在晚上。养殖户一般都会在离树根一米左右的树干上缠上胶带,这样蠶蟬

就不会爬得太高,只需要晚上九点钟到树根底下来就行了。

话往事: 小时候粘蠶蟬,承载童年快乐时光

“没有听到蠶蟬叫,就没有过夏天的味道”。老青岛人应该都会这么认为。每种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,都和人类一样是地球的主人。小时候在夏天粘蠶蟬,那真是一件快乐的游戏。从准备粘蠶蟬的杆子开始,到制作粘性的面筋,再到扛着杆子四处寻找树上的蠶蟬。这整个过程,既锻炼了动手能力,还培养了细心和耐心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青岛市北区的市民姜先生曾经组织了一个民间节日——“菜市一路金蝉节”。当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,年龄相仿的众多邻居们开始怀旧,于是结伴去山上粘蠶蟬。当时的《青岛晚报》以及电视广播等都曾报道过,成了那一天的“头条新闻”。

分品种: 蚜蠶蟬、吱吱儿和乌里哇

青岛地区的蠶蟬有好几种,最普通和最常见的蠶蟬,大家一般叫它“马蠶蟬”。此外,还有蚜蠶蟬、吱吱儿、乌里哇等等。不过后面这几个品种,现在在市区里很难见到了,到农村地区或山区才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

在青岛地区,蚜蠶蟬的数量仅次于马蠶蟬,它的个头比马蠶蟬稍小一些,叫声高低起伏,听起来也像“蚜蠶蟬”这三个字一样,只不过拉长了声音。

乌里哇这个名称,一看就是从这种蠶蟬鸣叫的声音上得来,这种体型很小的蠶蟬叫声很短,叫一声“乌里哇”后,好长时间才再叫另一声“乌里哇”。乌里哇是最“狡猾”的蠶蟬,稍一靠近便飞走了,因此很难捕获。

青岛地区的“吱吱儿”,是更小一些的蠶蟬,叫声高低不变,就是吱一吱一吱一,换成音符,大约相当于3—3—3—的样了。我看到有行家证明,这种“吱吱儿”就是诸子百家时代的“蟪蛄”。《庄子》“逍遥游”篇里有一句话,叫做“蟪蛄不知春秋”,指的就是这种蠶蟬。

文/许秉智

